接到夫人的通知的时候,我有些惊讶。是那个男孩吗。已经活了这么多年,生活里的小事大事多多少少也 算有所经历,但是,我依然对命运的种种安排感到神奇。

是命运本来就如此呢?还是有人冥冥之中安排呢?还是当事人凭借自己的能力走到这里?我无从知晓。

电话突然响起来。是雪乃小姐。难道她着急了吗。

你好,雪乃小姐。有什么吩咐吗?

很不好意思,都铸先生,劳请您先去接比企谷君吧。我这里的事情大概还需要点时间。比企谷君会在约定

的地点等您。"" 我明白了。我随后便出发。"这个男孩和我是见过几面的,我实在是没有料到会是他走到了雪乃小姐身边。这样的事着实让我欣慰。从国外回来后,那几年似乎在学校过得很辛苦,看起来周围也没有比较好的 朋友的样子。我深知她和阳乃小姐有多优秀,又为她们迟迟未遇到理解她的人而感到遗憾。即使两个人性

格看起来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她们却有着相同的渴望。 我坐上驾驶座,不禁感到期待。是对今天要接的客人的期待。夫人似乎对他相当满意。这几个月以来,在 接送夫人时,不止一次听夫人谈起他,从谈话中,从那扇子的背后,我感受到的除了欣赏,还有期待好 奇。明明只是一个高中生,这个孩子的行为和想法却充满着大人世界的味道,甚至用熟练来形容也不为 过。

我不敢妄言说有多了解雪之下夫妇,只是这么多年来在雪之下家进进出出,对于雪之下先生和夫人的想法 我也多少明白个大概。雪之下先生至始至终维护着雪乃小姐,夫人在其背后追问步步紧逼。过去几个月, 我也担心着雪乃小姐究竟怎么办,这样一个正直坚强的孩子该怎样孤独地在过去现在未来里选择呢。我并 不愿意看到她和阳乃小姐得到那样的答案。阳乃小姐也并不愿意看到她走上一样的路。

现在我想不用担心了。多亏那个孩子,她有了自己的答案。恐怕对于雪乃小姐来说他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能 依赖的人吧,我想,那孩子应该是能和她一起前进并给她依靠的人。果然,那个孩子已经在约定的地点等候了。我停车,打开车门,走出去。

比企谷君,好久不见。这是我们第几次见面了。

你好,都铸先生。我记性很差,也忘了呢。

'请上车吧。

等他坐上后座后,我缓缓开动车,差不多雪乃小姐那里事情也处理得差不多了。"比企谷君,请容许我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意外真诚道歉。如果我能处理的更好就好了。

这孩子为了一只小狗不顾一切冲出来,果然我老了,反应不够快。听夫人说,后续事宜安排妥当了。我和 这个孩子虽然后来见过几次,但是实在是没有机会和场合说上几句话。

不,都铸先生并没有错,是我突然冲出去的,正常人都措手不及的,应该是我庆幸只受了点伤,也应该是 我向您道歉,多少影响到你工作了。

但是,事故的一方我也有些许的责任。

"如果您执意这么想,雪之下她母亲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也请您把这一页翻过去吧。" "那真是感激不尽。"我悄悄看了一眼后视镜,这孩子正毫不在乎地看着窗外,他不紧张吗。

是的,该做的事情我想指的不只是车祸后善后,还有最近负责人是雪乃小姐,阻力重重的舞会。夫人也提 起过这件事,我想夫人也没料到,舞会其中的负责人正是当初这个孩子,更没料到当事人当夫人面提起这 件事。

这个孩子真是不择手段呢,物尽其用,只是多少有些恶趣味。

我在路的拐角处看到雪乃小姐了。我稳稳把车停好。打开安全带,正要下车。

都铸先生,不需要下车,我直接上车吧。" 我明白了,雪乃小姐。"雪乃小姐直接坐上后座。 "我明白了

"啊啦,害怕吗。比企谷君。

"我只是不擅长应对这种事情,谈不上害怕。话说,这样真的好吗。" "母亲这样说了,那就没什么不妥吧。迟早得面对的吧,比企谷君。"雪乃小姐似乎以这个孩子的不自在取 乐。

比企谷君,还请到本家之后,千万不要说不该说的话。"雪乃小姐揉太阳穴的样子和雪之下夫人如出一辙。 "比如?

志愿是家庭主夫什么笨蛋的话。

"雪之下,你似乎弄错什么了,我是比较容易破坏气氛,但是我也是会看场合说话的。"

"比企谷君,你要是有这种能力,我想不至于一个人吃午饭这么久吧。

"我想彼此彼此吧。

听着两个孩子对话着实有趣。

我想,我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这样说话的雪乃小姐。

等等,是这样啊,单独来看这孩子那有趣的一面以及用尽心思解决问题的手段来对这个孩子下了有政客天 赋的结论,我想未免太过武断。

文化祭负责人是雪乃小姐,舞会的负责人是雪乃小姐,有困难的是雪乃小姐,伸出援手的是他,这位"政 客"似乎是用尽了一切帮助他身边的女孩呢。是的,这样的单纯,他没办法旁观,没办法不伸出援手,夫人 看到的是这一面吗,从母亲的角度的话,没办法忽视的对吧。

阳乃小姐,我想,应该对这样的答案满意了吧。我也期待着,她能重新追问。

快到雪之下本家了。

"比企谷君,之后请您加油吧。"我真诚地祝福着。后视镜里是少年的一脸疑惑,以及少女的一脸害羞。雪乃小姐和他一起踏进雪之下本家的身影真是太让人安心了。 他们是靠自己走到这里的。

